

赵春娥的故事

徐 慎



目 次

童年的伙伴	(1)
吃“神虫”	(6)
野山药的故事	(11)
小会迷	(15)
“我要上学”	(19)
老黄牛与拖拉机	(26)
女锅炉工	(30)
“咱得为国分忧啊”	(35)
“谁家灶火不冒烟”	(39)
越墙记	(43)
摇篮曲	(48)
“好样的”	(52)
“比男人还男人的女人”	(57)
春风送暖	(62)
好参谋	(66)

“人心都是肉长的”	(70)
“我交给党了”	(75)
姊妹行	(80)
阶级情	(90)
“449.65” 的故事	(94)
支书服输	(99)
一个打气筒	(102)
两碗白糖水	(105)
编外护士	(110)
“俺见了煤就高兴”	(115)
“约法三章”	(120)
冲刺	(124)
“把骨灰撒在煤场里，让我看 煤”	(132)
后 记	(137)

童年的伙伴

一九三五年赵春娥诞生在河南省偃师县赵家岭一个中农的家庭里。

当她长到七岁的时候，父亲交给她的不是笔、墨、纸、砚和小书包，而是一个小竹篮和一根小牧鞭，让她到邙山岭上放牛；在牛儿吃草的间歇时间里，还要剜野菜……

当时，抗日战争正进行到第五个年头。

“贼来筛糠，贼去耍枪。”国民党的军队在日本鬼子面前毫不抵抗，节节败退；在老百姓面前却是横眉竖眼，大耍威风；又是派粮，又是派款，又是拉夫，又是抓丁，又是派差车……

这可苦了有牛的户啦。回回派差车，总少不了她家。爷爷每次拉差车回来，不光人瘦了，牛儿也瘦了。胖乎乎的大黄牛变得

皮包骨头。爷爷把牛交给孙女时，总是带着哭腔说：

“孩子，你好好放放它吧！一个牛，半个家。咱庄户人家全指望它哩！”

小小的春娥不仅明白爷爷话语的分量，而且也懂得牛的价值。所以她放牛总是不怕山高坡陡，不管刮风下雨，一定把牛儿赶到草肥水足的地方，让牛儿吃饱喝够……

现在的孩子们谁没有一、两样心爱的玩具？不是小手枪，便是小汽车，再不就是彩色积木或塑料动物……赵春娥说：

“俺小时候的玩具就是两条老黄牛啊！”

是的，她和牛儿相依为命，日不错影地放它。在山上，她对着牛儿唱歌，对着牛儿说话；牛儿也象通人性似的，叫它走，它就走；叫它停，它就停；叫它卧倒，它就把身子俯下……

她还亲切地给牛儿起了名字：一个叫“黑牯”，一个叫“黄犍”。

这两条牛儿不光是她的“玩具”，也是她的好伙伴啊！

记得有一次，山上雷鸣闪电下大雨了，雨来得特别猛，简直叫人无处躲，无处藏，小春娥灵机一动，便藏在“黑牯”的肚子底下，而“黑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连一口草也不吃，生怕把它的小主人淋着……大雨过后，小春娥抚摸着“黑牯”的脊背，说：

“大‘黑牯’啊！您真好。您为了我，连草也不吃。你一定饿了吧？快吃吧，快吃吧！”

还有一次，大概是太劳累了，小春娥躺在山上的草丛中竟呼呼地睡着了。忽然，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老祖母手拿着芭蕉扇一来一往地给她扇凉，并且给她讲着天上“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当讲到王母娘娘拔下金簪划出一道天河，把牛郎和织女活生生地分开时，她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哪是老祖母给自己扇凉？原来是“黑牯”和“黄犍”围在自己的身旁，用尾巴在她脸前扫来扫去，驱赶那些成群结队向她袭来的山蚊子呢！

“‘黑牯’和‘黄犍’啊！您真好，真好！”她感动地亲着它们说。

牛儿不光为她驱赶蚊子，有时她睡过了，牛儿还会扯动她的衣服，喊她下山呢！

可是，多么不幸，当她把这一对牛儿放养得膘肥体壮的时候，又轮到她家出差车了。

这一次出去赶车的是爹爹。临走的那天，她不光和爹爹恋恋难舍，也和一对牛儿依依难分。牛儿“哞哞”地叫着，对着她又是点头，又是摆尾，任凭爹爹怎么吆喝，怎么鞭打，也不肯迈开一步……

“‘黑忙’和‘黄犍’啊！去吧，去吧！不要紧的，去个一月四十回来，我还会把您俩放养好的。对，您走了，我会把青草割回来晒干；一回来，就叫您俩补亏空……”她挥着手，许着愿说。

牛儿见她挥了手，这才慢慢地抬步离开……她一直送出村头。

从此，她每天割草、晒草，盼望爹爹和牛儿早一天归来。

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不仅不见爹爹的踪影，连消息也没有。

等到三个月零七天的时候，爹爹光身回来了。车呢？牛呢？她看着爹爹那愁眉不展的面容，吓得也不敢问了。

爹爹从背囊中掏出两张牛皮，这才慢慢叙述说：

“拉的这趟官差，是给国民党部队送给养，车走到洛阳附近，遇上老日飞机轰炸，人跑脱了，牛被炸伤了。无奈，只好把伤牛贱价卖给了牛肉锅上，扔下车，落了两张牛皮回来……”

“我的‘黑牯’、‘黄犍’啊！……”小春娥抚摸着这两张牛皮，失声痛哭起来。是谁夺走了我的伙伴，害死了我的朋友？小小的心灵，恨死日本鬼和那些抓夫派差的刮民党……

爱和恨的种子在心田上扎根发芽了。

吃“神虫”

“水、旱、蝗、汤”——一九四二年河南的大灾荒是出了名的，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忆犹新。

按说，那一年麦季绝收，秋庄稼长得倒很好：玉米冒出红缨，大豆摇着金铃，谷子似狼尾巴，芝麻象霸王鞭。饿了一冬一夏的庄稼人把希望都寄托到秋收上。

谁知，偏偏来了蝗虫。蝗虫之多、之大，简直令人惊奇。一个个长得都有一寸多长，黄头绿尾，臂生两翼，飞起来遮天蔽日，落下来十里方圆密不透风，千顷良田，转眼之间，都变成光秆……

开初，老百姓都说是“神虫”，又是烧香，又是摆供，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希望这些“神虫”快快离去。可是，这些“神虫”

连理也不理，庄稼不啃光，就是不离开。

当时，七岁的春娥正在放牛。她见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既不感到害怕，也没感到后果的严重，而是感到新奇、好玩。她逮了许多，把它们用线拴起来，放“活风筝”；再不然把翅膀一掐，放到地上，让它们“赛跑”……嘴里还唱着当时流行的民谣：

蚂蚱精，蚂蚱精，
蚂蚱本是土里生，
高低庄稼吃一空，
好象来了日本兵。

爷爷每一看到春娥在玩蚂蚱、唱蚂蚱，便眉头一皱，喝斥道：

“作孽呀！作孽！这‘神虫’咋能逮着乱玩？放掉！还不给我放掉……”

春娥嘻嘻一笑，连忙跑掉。

放牛娃们都有个特点，爱在山上生起篝火，烧野果吃。春娥虽是个女孩，也并不例外。一天傍晚，春娥在山上拣了些枯枝败叶，点起了篝火……

当时，夕阳西斜，暮霭缓缓降临。那些蝗虫一见到火光，便蜂涌而来，飞向火堆；

“神虫”不神，一个个都被烧焦了。

马上，小春娥的鼻子里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啊！原来是从蚂蚱被烧熟的躯体内散发出来的。小春娥曾经吃过烧爬叉、烧知了、烧麻雀；还从未吃过烧蚂蚱呢。她拣起一个，放在嘴里尝尝：咦，喷香，喷香！比烧爬叉好吃多了，简直和麻雀肉有点相似。她边拣边吃，一会儿便吃饱了。

她又拣了许多，放在小竹篮内，上边用野菜盖着，赶着牛儿下山了。

回到家，爷爷正在喝汤，一见春娥回来，便问：

“小娥子，你咋回来这么晚？”

“俺，俺……俺在山上烧好东西吃呢！”

“啥好东西？”

“对！”春娥小脑袋一歪说，“爷爷，您先尝尝吧！”

说着，便从篮里拿出几个烧熟的蚂蚱放到爷爷手里。当时农村都没有点灯的习惯，爷爷也看不清是啥，便放进了嘴里，咀嚼起来。

“爷爷，好吃吗？”小春娥问。

“好吃，好吃！还怪香哩！”爷爷边吃边说。

“爷爷，您猜猜是啥？”春娥调皮地问。

“是‘马知了’吧？”

“不对，不对！”

“要不，就是大蜂蛹。”

“更不对，更不对！”

这时，爷爷用手摸了摸烧蚂蚱，一捋胡子，笑了：

“哈哈！肯定是在河里逮的大蚂蚱，烧熟了。你瞧，还支哩八叉的。”

这几句话，把小春娥也说得忍不住笑了起来。边笑边说：

“爷爷，你说的全不对。你吃的是‘神虫’呀！”

“啥呀，啥呀？神虫？”爷爷大惊失色。

“对！烧蚂蚱。你不是说：‘好吃，好吃！还怪香哩’吗？……”

“哎哟！你这个胆大包天的孩子呀！”爷爷扑甩着手说。

“吃吧！”爹爹接过话茬说，“蚂蚱精们把咱们的庄稼全吃光了，现在轮到咱们吃它也不为出格。”

从此，吃“神虫”的故事便在村里流传起来。许许多多人都开始吃起“神虫”来。

野山药的故事

灾荒年，最怕青黄不接。夏天、秋天还好过。因为夏天有树叶，秋天有野菜、野果。

夏天，邛山岭上的每棵树都是光秃秃的，想找个乘凉的地方都没有，树叶都让人们吃光了。秋天，满山满岭都是人，与鼠争“粮”，采集野菜、野果。由于人把鼠的口粮——野果吃了，饿得地老鼠成群结队地往外逃……

冬天到了，大雪封山。这可怎么办呢？一些老年人，饿得在床上已经不能动弹了；一些年轻人，也都得了浮肿病。于是，人们就出去拣雁屎。大雁是吃麦苗为生的，它屙下的屎也总有点粮食味。唉！饿不择食啊！

当时，赵春娥一家是吃观音土为生的。

观音土，俗称“面石头”。研碎了，很象面粉，却毫无营养。只能填饱肚子，救一时之急；吃久了，不仅屙不下来，还会得鼓胀病。

俗话说：“早年发槐树，歉年发财主。”当时的地主、老财们，囤粮居奇，不卖不借，人们只能望仓兴叹。

这可怎么办？人们都在饥饿线上挣扎……

“肚子是盘磨，躺下就不饿。”小春娥躺到床上，闭着眼睛，怎么也睡不着觉。肚子咕咕叫，她饿得太狠了啊！人越是饿，越是爱想过去曾经吃过的好东西。她想到过年时吃的饺子、白馍，还想到爷爷领她赶集时吃的水煎包子，爹爹进城归来给她捎回的火烧夹牛肉……还想到自己放牛时在山上烧知了、烧麻雀、烧蚂蚱吃，摘酸枣、摘野葡萄、挖野山药……

一想到野山药，小春娥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忽地坐了起来。心想：野山药长了一春一夏一秋，到冬天正是挖它的时候呀！

所谓“野山药”，是一种葛藤的根，大的象红薯，小的象红萝卜，不仅味道甘美，

里边还有充足的淀粉。这东西浅山区没有，深山老林里才生长。有一次，她放牛迷了路，中午回不了家，就是挖野山药充饥的。

“天明了，我何不去找一找，挖一挖……这东西比观音土强多啦。”春娥出神地想。

第二天，天一明，春娥就掂了个小镢头悄悄上山了。东寻西找，终于找到了野山药生长的地方，小姑娘攥住劲，一口气挖了半布袋。日暮时分，背着回家了。

晚饭，全家吃的是煮野山药。大家边吃边议，赞不绝口。爷爷问：

“小娥子，这东西你是在哪儿挖的呢？”

“上了邛山一直往西走，”春娥回答，“在离咱们村老远老远的地方……”

“这东西长得多不多？”爷爷又问。

“反正就那一片有。”春娥说，“不过，那一片也好大呢！”

“好，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谢天谢地。”爷爷捋着胡子说，“孩子，不过你再去挖时可要早早地去，晚晚地归，千万不要叫外人碰见了……”

“爷爷！”孙女打断他的话说：“咱又不是偷的、抢的，是用力气换来的，再说野山药又无主，被人碰见怕啥？”

“愁孩子呀！”爷爷嗔怪地说，“要是外人知道了，都去挖；这东西又不多，一挖完，咱今后咋办呀？”

“啊——！”春娥小小的心灵里想的却是：这东西是野生的，又不是自家种的，现在正青黄不接，村里除了几个财主，人人都饿得皮包骨，自己咋能瞒着不说，那岂不是变成黑心财主了吗？爷爷呀，你不提这一点，我倒忽记了，你一提嘛，我明天就应该向大伙说一说呢！……

果然，第二天小春娥便把上山挖野山药的事向几个要好的姊妹们谈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到西山上挖野山药。不几天，便挖完了。

后来，爷爷知道了这件事，说春娥心眼憋，胳膊肘子往外拐。春娥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爷爷，您的话：‘一米救三荒’。咱咋能吃独食呀？”

问得爷爷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了。